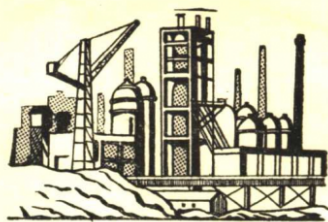


望 鞍 鋼

阿 鳳 著



望 鞍 鋼

阿 鳳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• 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包括散文十二篇，大部分是描寫鐵路工人及其家屬的工作、生活和愛國熱情的。

“我們的段長”一篇，描寫一個剛從部隊轉業到鐵路運輸戰線上來的新段長虛心學習，刻苦鑽研，逐漸成為大家所熱愛的段長，表現了革命干部的優秀品質。“歸來”一篇寫一個赴朝慰問歸來的女青年，不願意再干原來的會計工作，後來她從一本書里得到啓發，改正了自己的錯誤態度。“望鞍鋼”一篇，則熱情洋溢的表現了人們對鞍鋼的嚮往。其他各篇，都在不同的角度上反映了鐵路工人新的精神面貌和新的生活。

望 鞍 鋼

阿 鳳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書 號 2031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.5/16 字數 47,000

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5,000 定價(6) 0.20 元

目 次

我們的段長·····	1
歸來·····	11
望鞍鋼·····	19
機器房的禮物·····	25
秋夜·····	30
春天里的音訊·····	35
鄰居·····	41
孩子的姥姥·····	46
節日的下午·····	52
老趙家的春節·····	61
新學年·····	64
金鐘河邊·····	67

我們的段長

程段長調到我們機務段來的時候，我記得是在一個冬天，離現在有三、四年了。

一天早晨，我跑車回來，在運轉室作完了退勤報告，剛想叫副司機老張和司爐小李伙計倆到浴室痛痛快快洗個澡，回家睡它一覺。可是一出門，看見段上的人，都在運轉室前的空場上，或坐或站地聽誰在講話，我悄聲問一個同志，是誰呀？他也悄聲告訴我：“新調來的段長呀，姓程，程咬金的程。”

早就聽說本段的方段長調到鐵道部去啦，由鐵路局重新調來一位段長，想不到這麼快，說來就來了。聽了聽講話，聽出來這新來的段長，第一，是個轉到鐵路上來工作的老黨員幹部；第二，說話開門見山，不繞彎子。模樣雖看不太清，但看得出年歲不太大，大約三十出頭，四十不到。

聽完了講話，我們就洗澡去了。半道上，我們三個不由地說起這位新段長來。副司機老張，對調走的方段長印象不壞，因為方段長技術上有兩下子，解放後本段的機車開始作細密檢查，方段長曾在同一台機車上做過示范表演，那時老張還是那台機車上的司爐。

說起新段長，老張就說：“老干部，大外行，講個猴子變人，那錯不了，問他火車頭有幾個軹轆，恐怕還得現數。”

司爐小李也順着老張說：“沒聽剛才講話嗎，要當小學生，學徒工哩。”

我可有点不大同意老張的看法，解放以後，和我在一起工作過的老幹部，差不多都能很快地熟悉業務，也懂得工人的甘苦。新來的程段長，將是什麼樣呢？沒看出真章來，也不敢下斷言，不過覺得也差不了大格。所以便說：“話不能說死了，別瞧他現在外行，真要是好好住里鑽，還能當多少天的生手？”

老張看我不同意他的說法，便想把這段話揭過去，他說：“咱們跑咱們的車，段長當他的段長，反正火車頭不開不燒，它動不了。”

我當下沒言語，心里卻盼望着這新來的段長，很快地把大伙組織起來，把段上的成績搞得棒棒的。這老張，說話真氣人。

過了幾天，也聽不到新段長有什麼動靜，只聽說常跟主任、領工員這些幹部們開會；也有的說新段長當家不主事，段上什麼事還是副段長操持。自己又跑車又學習、開會的，忙的也顧不上這些事了。

有一天傍晚，我們碰見了新來的程段長。那時，日勤的都下班了，所以段里顯得清靜些，我們伙計三個，提着油壺什麼的，到車站煤台去接班，正巧程段長迎面走過來。

越走越近，沒等我們張口，程段長却先問了：“跑車去？”

我們答應了一聲，告訴他我們的車次。我想跑多少次車，可能程段長還不熟悉，不過我們還是按習慣說了出來，程段長聽了點點頭，關切地問：“吃過飯了嗎？”

我們三個幾乎是一塊說：“吃過了。”司爐小李還添上一句：“我是在食堂吃的。”

跟程段長分開，我們有說有笑地往煤台走去，像是特別開心似的。看來，程段長對職工不擺什麼架子，隨隨便便的，很容易接近。

可是过了些天，段上風言風語的，說程段長可不是隨隨便便的人，把几个干部——主任啦，領工員啦，指導司機啦，整的可真够噲。听说材料主任还在段長室抹了眼泪，哭了一鼻子。还有两个主任当面給段長立了保証——“小廣播”鬧的滿城風雨。其实，我倒沒有一下子看出來。不过那个老爱搭拉着眼皮、說話慢条斯理的工厂主任，的确有点变了样子，精神百倍，像是刚从海濱休养所休养归来似的。

这样，往后我路过段長办公的小楼时，总爱抬头多看它两眼，仿佛那上面有什么吸引人心的东西似的。说起这小楼，歷史可長了，打老早的老北寧路时候的英國人段長，敌伪时候的日本人段長，國民黨劫收以后的中國人段長，一直到現在，它是机务段長的老办公室了。

这小楼，孤另另地站在机务段中央，綫路把它像小島似的夾在当中。站在楼上，全段一条条綫路上的機車，可以一覽無遺。不过現在部門增多，厂房擴建新建的不少，这里，顯着离开党、团总支，工会，技術室，运轉室这些部門远了些。

沒过多少天，听说段長室搬家了，搬到和党、团总支，工会，技術室等接連着的房子里去了。司爐小李直可惜那原來的段長室，覺得小楼上一站，全段都在它眼皮底下。副司機老張却說搬了好，要不段長在小楼上一呆，有个什么事多不方便呀。我当时沒搭言，不过心里不同意老張的說法。

段長室搬了家，这小楼上曾空了几天，我也沒注意。可是有一天歇班，到段上去學習，路过这小楼，呀！挂起“圖書館”的牌子來了。牌子挂在楼梯口，牆上寫着几个很大很漂亮的美術字。

看样子，像剛开放沒兩天的样子。我大步跨上楼，真热

關，看報的，看雜誌的，看小人書的，借書的，顯得屋子太小了。兩旁的窗戶都开着，吹着過堂風，從窗戶可以看見機車噴出來的煙和蒸汽。我本來不想看書，可是好像有什麼吸引住我似的，也隨手拿起本雜誌，找個地方坐下，看看書，看看這屋里看書借書的职工們跟這屋子。

臨走的時候，我看到管理圖書的老高頭。這時沒什麼人借書了，我低聲對他說：“老高頭，你們發財啦，這屋子，比原來那小間閱覽室可大得多了。”

老高頭也高興地低聲對我說：“不容易呀，好幾個部分要占這屋子，事情鬧到段長那里，才算定了局。”

這件事，後來我也告訴了老張和小李。

可是，在我們班里，常提到程段長，那還是副司機老張告病假銷假以後。

老張，平常干活悶聲不響的，有時整天不開口。冬天，不管天多冷，他提着油壺油桶走多遠也不嚷冷；夏天多熱，他清爐下火鉤也不嚷熱，身體够棒的。可是不久，他飲食不注意，鬧了一場病，在醫院里住了好幾天。病好以後，他又回到原班來。

平常老在一塊，也不覺得什麼，可是離開幾天，乍一見大家可親熱哩。小李竟抱着老張跳起來。

老張也顯得話多起來，他對我說：“老王，我今天到運轉室去銷假，碰見程段長，你猜他說什麼？他瞅了我几眼，說身體沒好利索可別勉強，身體要緊……我說了半天，他才准許我上車。”

他說着，我細心地看出老張的眼睛里淚花直轉，我知道平素老張是打掉牙往肚里咽的硬漢子，可是，最近我却發現他眼

圈紅過兩回了。一回是在他請病假前，我們的機車在段上洗檢，正趕上一個小學的少年先鋒隊參觀機務段。一個少先隊員舉手過頭，給老張行了個隊禮，管他叫了聲“工人叔叔”。還有，就是這回了。

老張察覺我在看他，怪不好意思的，拿眼掃着別處，勉強笑了笑說：“這些事，說起來沒什麼，可是，我受不了。”他有意揭過這段去，便低聲跟小李談起別的事來。

其實，我知道，程段長問他兩句話，對他身體的關懷，並不是有意要叫老張感動才說的。這只是對一個工人應有的關心罷了。可是，這一點溫暖，卻感動了老張，他還到處說開了。

這樣，不但在本班愛談到程段長，就是有時在段里遇見，我們也是熱呼呼的，覺得不說句話怪不過意似的。

轉眼到了夏天，我們在外站的行車公寓，又遇見了程段長。

行車公寓，每間屋子都安上綠紗窗，挂着竹帘子。屋里也打了殺蟲藥水，睡覺那真是好極了。沒睡覺的乘務員，也有的在院里乘涼喝水，看報說閒話的。當然，有些用功的小伙子，在抓緊時間，躺在床上或找個背靜地方，看書哩。

那天我剛睡醒一覺，在院里乘涼。看見程段長、劉指導（指導司機）、跟杜大車他們一塊來啦。我們在院里乘涼的人，都站起來跟他們打招呼，程段長連連說：“歇着吧。你們都在這兒哪。”

程段長和劉指導先洗完了臉上食堂去了。杜大車還在洗臉，我湊過去問：“程段長跟你們添乘來啦。”

杜大車說：“程段長這回是第二趟上車了，頭趟也跟我們來着，這趟好點了。頭趟，在車上還站不穩呢，一打開爐門直

往后欠身子。看了看火層，回头他說眼前一片白，当下什么都看不清楚了，眼又干又粘。”

他說着，好几个人湊过来听，說到这里，有的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第一次上車，这都是避免不了的事，别人一笑，杜大車又觉出不对味來，所以他又說：“不过，程段長在車上，也跟着一样喊信号，难得！”

杜大車洗完臉，也上食堂去了。

沒多大工夫，程段長、刘指導、杜大車他們几个人一塊回来了。杜大車那班里的年青司爐，抱着兩個大西瓜，高兴地叫着：“來呀，程段長請大伙吃西瓜。”

刘指導压低了嗓子，也招呼着：“來吧，伸手就是一份，別客气。安靜点，屋里还有睡覺的哪。”程段長說：“那給他們留下半个。”

这地方西瓜便宜，而且薄皮沙瓢，味道又甜。大伙圍着一吃，三塊入肚，暑气大消。

这一忙吃，大伙話也多啦。程段長隔着綠紗窗望了望屋里，說：“拾掇的够干淨，有臭虫蚊子嗎？”我們异口同声地說：“沒有。”

說起这个來，不知是誰說：“这样的公寓也不大离了，就是比中長（指前中長路）还差点。”

想不到這句話，却引起我們副司机老張的滿腹心事。他哼了声說：“要說老話，从前跑車的真像三孙子一样，住的公寓，那簡直是狗窩。累巴巴地到了公寓，从看公寓的那兒領來一塊灰得快成黑、粗得像麻袋片一样的毯子。挾着到黑洞洞的大屋子里，屋里除去有一座大土炕以外，只有几个磚头兒和

稻草，晚上連个灯都沒有，大伙摸着瞎兒爬到炕上，往稻草上一躺，破毯子一搭，虱子臭虫一齐咬，好容易睡着了，看公寓的提个小油灯，挨着屋子大声喊到点出乘的乘务員，叫得誰也甭想睡。……”

几个年輕的乘务員，瞪大了眼睛像听新聞似的。我們几个对这些話却默默不語，像撫摸着身上的伤疤。

程段長也入神地听着，这些話，像在他心里也引起很多波瀾。

我們班的司爐小李問程段長：“段長，你那时候在这一帶打游击吧？那时候你知道鉄路上的事嗎？”

程段長頓了頓，說：“起初我在地方上工作，以后又調到部隊里。……說說抗日时候过鉄道的事吧。有一次夜里过鉄道，那先要过敌人的大封鎖溝，在那一馬平川的地面上，那么一条大黑溝真讓人瞧着驚心，快过溝时，我們要拔几根高粱杆子，下的时候，拉着它往下溜，上的时候，也可以拉下边的同志。走着走着，听見火車忽隆忽隆的声音了，再走，便是高大的路基了。我提着盒子槍，悄悄地爬到路基上听听沒什么动静，也沒人。便招呼别的同志，弯着腰一塊冲过去了。

“我在部隊上的时候，有一天夜里，攻打一个車站。这时敌人已經被我們圍困在車站里，槍声手榴彈声密一陣稀一陣的。我伏在路基上，看看那高大的水塔的黑影，摸了摸那冰凉棒硬的鉄道，便猛然想起：这些，一節鋼軌、一根枕木、一塊石碴，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呵，可是，它几时才能为劳动人民自己服务呢。……后來，我們徹底消滅了敌人，但我們也有伤亡……。”

程段長說着語調低沉起來。我想，他准是回憶起那些流

血牺牲的伙伴来了吧。我们当时也很肃静，不自觉地为那些跟程段长一起工作过、一起在风雨里行军过、在战场上战斗过的烈士们致敬。

程段长显然不愿意让这场面继续下去，等了等，他又提高了嗓子说：“那次打完了仗，还有个笑话哩。有几个战士争论：铁道是两根还是三根，说两根的多，说三根的少，可是说三根的却说他爬在铁道上亲手摸过哩。……你们猜怎么回事，说起来真笑人，后来仔细一问，原来他俩黑灯瞎火的，摸的是道岔子，也不知怎么数成三根了。”

我们又笑起来，程段长看我们笑起来，便说：“行啦，大家该休息啦。”刘指导在旁边也说：“快睡去吧，要不到车上该打盹啦。”

程段长催着我们睡觉，他自己也往屋里走。院里，除了快到点的一班乘务员外，人们都进屋休息去了。

这时晚风吹来，摆动着力院里的树，愉快地发出沙沙的声响，满天的星星更明亮了。院里显得格外凉爽。这样的夏夜，我觉得时间过的太快了。司炉小李大概也有这样的感觉，说：“程段长闲着给咱们讲讲这些事倒不错。我寻思着：程段长那些战友要是不牺牲，活到现在，让他们看看新中国，那有多好。”老张说：“尽说没用的，没有流血牺牲，你能解放吗？再说段长要干的事多啦，哪能老讲老话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好半天才睡着，那是一个难忘的夏夜啊。

过了一两个月，我们跑短途旅客列车。有一次刚挂好了车，程段长也上了车。他是到分局开会去，顺便到车上熟悉熟悉的。他站在我的座位后边，这地方，是一般添乘指导习惯站着的，因为这地方指导操纵和烧火最方便了。我当时还很

納悶，程段長現在要指導作業嗎。

等一開車，我才闡明白，程段長原來是來學開車的，他的手，緊緊握着我的手，我開汽門，打手把，使閘，他的手便由着我的勁兒，隨着我的手動作。這真是一個新鮮的學開車的辦法。

當時弄的我有些緊張，不過我極力把這種緊張的情緒壓下去，因為在跑車當中，機警沉着是最重要的。後來我跟別的司機一說，才知道程段長跟別的司機，也是這樣學的。他們並且說：程段長到分局開會什么的，還是分外愛跟機車。後來，聽說程段長開車呀檢查呀都能做下來啦。

今年春天，全段下達全年生產財務計劃、各小組熱烈討論計劃訂保證條件的時候，程段長又來過我們小組一次。

那次，我們小組是在俱樂部討論的。那時不是俱樂部開放時間，我們便把乒乓球台當桌子，圍成一圈兒。

段里的經濟計劃員老陳，也參加了到我們小組。他算是本段技術人員、管理人員臨時組成的工作組，分別到各組參加協助的。老陳這一來，我們都非常高興，因為他對全段的計劃掌握的最清楚了。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到段長室，正碰上他跟程段長圍坐在段長室那小圓桌旁，桌上，放着一本本的計劃，看樣子，他倆談的細致極了。

老陳原先也是乘務員，解放後才提拔的。小組討論以前，我們說着閑話。我也把那天在段長室碰見他跟程段長那回事說了。老陳說段長真會追根問底，你說日車公里呀，說臨修呀，好，他便一步步追下去，一直追到原始記錄。他用心鑽，也帶着你一塊，什麼都要弄個水落石出。

老陳說到這兒，又帶着笑說：“我們來以前，也開了會，程

段長囑咐的可到家啦。什么有关的文件准备好，态度要和藹，作風要謙虛，要善于啓發發言，幫助小組算好細賬。別嫌工人……”

我笑着說：“你沒告訴段長說，你也是掄鋤把出身的嗎？”
老陈說：“也有人不是的呀。”

說了一会，程段長就來了。这一次，我們的会开得很热烈。

当时我心里有这么一个感觉，我們能有这样的段長，是很可自豪的事。后來，每逢我經过程段長住的地方，便不由己的往里張望張望，仿佛那里总有些什么力量吸引着我似的。

一九五五年一月

归 來

那还是在两个月以前，有一天，臨下班的时候，办公室的有线广播播音了：

“工会通知：今天下午五点一刻，在寧園礼堂，举行欢迎抗美援朝勝利归國职工大会，請同志們踴躍参加，会后放映电影，片名‘保衛家鄉’。”

緊跟着，又重复播送了一遍。

五点下班，一刻鐘的工夫，正好走到寧園礼堂。开会時間比預定時間稍晚了些。这时候“扑克”迷又玩起扑克來了，沒看过这电影的人便打听电影的故事內容，也有的人指指点点地数有多少光荣席，数完了告訴別人說：“这次归國职工人数不少，有四五十个。”我自己則看着当天的报纸。

礼堂門口忽然响起了奏乐声。人們知道归國职工來了，都不由地鼓起掌來，坐在远些的同志便搖晃着帽子。随在乐隊后面，归國职工排着隊進來了。

他們穿着草綠色的棉軍服，戴着皮帽子，有的在胸前戴着軍功章紀念章，灯光底下很是鮮亮耀眼。

归國职工使礼堂的空气改变了，礼堂变得活潑起來，浮着欢笑。

我一边鼓着掌，一边用眼睛緊盯着这些归國职工的臉，瞧瞧有沒有熟悉的。眼光从這張臉跳到那張臉。

男同志沒有熟悉的，女同志呢，这几个女同志乍看没什么

兩樣，紅扑扑的臉丰满得像熟透的蘋果。仔細瞧才分辨出模樣來，再細一瞧——呀！那不是表妹嗎？眯縫着眼，笑咪咪的正跟旁边的人握手哪。

我想走过去跟表妹說句話，后來一想，算了。这么多人，又快要开会了。明天再給她打電話吧。

开完了会，回到家里，我把表妹回來的事，告訴了家里人。

家里人一听，便七嘴八舌地說起來。男孩子嚷：“小姑姑回來啦！給我帶朝鮮的大蘋果來啦！”他的小姐姐便說：“小姑姑还教我唱歌呢。”孩子媽却摸着怀抱里小英兒的头，說：“小姑姑回來，該給我們小英兒織毛綫帽啦，过年有的戴啦。”娘又打听起表妹胖了瘦了？模样变了沒有？問這問那的。

我只好也只能把开会看見她的經過說了一遍。這顯然不能使她們滿意。于是，就催我明天打電話給她，要她到家里來一趟。

第二天，我打通了電話。表妹答应來家。

这天，我下了班回家，表妹已經來啦。正抱着小英兒逗着玩。小英兒兩只小手捧着个大蘋果在啃。她的小哥哥小姐姐，看我回來，也都把他們手里的蘋果給我看。

我打量了表妹一眼。她穿着一身軍服，还是那么細挑挑的，脖子后垂着兩根小辮子。胸前沒挂符号和紀念章，顯得怪素淨的。

我問：“符号跟紀念章呢？”因为我知道援朝的鐵路职工，至少有两个紀念章，一个是抗美援朝紀念章，一个帶小火車头的是朝鮮鐵道上發的。

表妹說：“符号不帶了，紀念章收着哩。”

“辛苦啦，你为祖國做了不少事。”

“我，没什么，当了一名小兵。”

我又問她哪天回家鄉去，因为家鄉的二舅二舅母，正想着这个小女孩呢。她說：“过一兩天。”

我很想細問問她在朝鮮的情形，可是她說得很簡單，也不愛講到自己。我便不再問了，表妹也抱着小英兒到一边跟家里人說笑去了。

表妹本來在鐵路局財務會計部門工作，因为愛唱歌，又有一条好嗓子，能唱女高音，所以参加了文工团赴朝工作。到朝鮮以后，倒是經常不断地來信，告訴我們她在朝鮮的情况。她到朝鮮以后，又學習了民間曲藝——西河大鼓。

表妹來信告訴我說她們整天地唱，把嗓子唱啞了，还是去唱，伴奏的同志，把手都彈疼啦，还不休息。不顧敵机的轟炸，也要完成慰問任务。告訴我說过年了，領導上發了多少肉，多少蛋粉，怎样团拜，怎样慰問伤病員。春天來了，她又寫信告訴我說朝鮮的春天可美啦，滿山遍野一片綠，金达萊花开的好紅阿！要是美帝國主义不破坏和平，生活多美好呀！秋天了，又告訴我說今年这里又是个丰收年，黄金色的稻子，讓風吹的蕩來蕩去，稻田里有光着脚的志願軍，正在帮着老鄉收割。除了这些以外，便是問天津的事，鐵路局的事，家里的事，孩子他媽的學習怎样？孩子淘气不？都問到了。可是，見了面倒像没有什么好說的啦。

过了一兩天，表妹回家鄉了。在家住了些天，她接到鐵路局的通知又回到天津，在工会的業余休養所，和一些归國的男女职工，集中一起休養、學習。晚間沒事，也少不了常到我家來看看。